

海选 镇长和爹
县委书记的波斯猫 圈套圈 家丑

人在仕途

赖德斌 / 著

讲述权力制造的故事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海选·····	1
镇长和爹·····	66
县委书记的波斯猫·····	119
圈套圈·····	155
家丑·····	238

海 选

1

刚过麦收,韩家湾的韩暮生到鸡鸣镇韩欢超市找到儿子韩欢,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跟儿子说了三件事,说得韩欢目瞪口呆,怀疑是不是该拨打“120”,送爹去天高县人民医院精神病科看看。

韩暮生坐在儿子的办公室喝着儿子沏的毛尖茶,深思熟虑地说,头一件事,我过几天去云天山安觉寺进香,来回要四五天,你星期天带儿子回村里看看你娘,她想孙子。

韩欢说,你老菩萨生日那天刚去过安觉寺,怎么又想起去呢?

韩暮生说,我有事要问随悟和尚。寺里重修大殿,你捐些钱出来,也是积德荫子。

韩欢说,我开车送你老,早上去晚上回,别再“长征”。五台山的方丈、住持进出都开奔驰坐宝马,今非昔比了。

韩暮生说,不,你爹还是步撵去,拜佛得心诚。第二件事,我想明年清明前修咱家的祖坟。你兄弟韩喜是县委干部,他出面不合适,还得你操持操持。

韩欢说,爹,镇政府花二十万块钱做了一个大沙盘,摆在镇政府二楼会议室,书记说三年内靠近咱家祖坟的河湾建十八栋二十层的高楼,是鸡鸣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地标”。说不好秋后就要迁坟,还修什么坟茔?

韩暮生说,1958年公社书记在公社大院前搭的戏台上喊:三年迈进共

产主义天堂,说要建容得下一万人喝牛奶、吃面包的大食堂。50年过去了,镇上的书记没说在咱韩家湾建免费供应鸡鸣镇男女老少的麦当劳、肯德基快餐店?书记撒癔症,说梦话,想当县长想疯了。

韩欢问,第三件事呢?

韩暮生说,至于第三件事,你要有点儿思想准备。前两件事可以商量,这件事非你不成。

韩欢故意逗笑说,不会是让怡菁再给你老生个孙女吧?

韩暮生没笑,一言一顿地说,我想让你竞选韩家湾的村长。

韩欢长长地“啊”了一声,拐了一个弯儿,又续了一声“啊”,吐吐舌头说,你老说笑话?

韩暮生正颜正色地说,什么笑话,你爹想这事想了三十年。韩家湾没出过什么大官,可亲戚有当镇长的有当县长的,连沾点儿边的亲戚敌人都脸上贴金。从你尿炕那时候我就想,咱在韩家湾总有一天要能说道道。

韩欢说,韩喜刚当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又给他定了“规划”,五年后当副县长。那是国家干部,走的顺当,当市长当省长,干什么竞选村长?

韩暮生说,那是你兄弟的事,得看他的造化。我估摸这次你要和韩长勤较把劲儿,当一次村长,哪怕只当一年,把爹的心愿了了。上面管“村长”叫村委会“主任”,老百姓叫“村长”叫顺了,一样,怎么叫都成。

韩欢说,我在四个镇上开了超市,生意挺火的,明年还要在县城开一家更大的连锁店,实在没兴趣当什么村长。再说怡菁在镇中学当老师,又要照顾两个孩子,顾东顾不了西。竞选村长,搭上花钱不说,是大哥背兄弟媳妇过河——受累不讨好。给庙里捐钱的事,操持修祖坟的事,你老说了我都应了,唯独当村长的事……

韩暮生长叹一声,哎,你把这件事耽搁了,爹到死也不得安生。就这,你自己琢磨去,爹把这事看得挺重。

韩欢咂摸出爹说话的滋味,自己要是太强硬了,太违拗了,爹横心到安觉寺落发出家,怕闹得自己和兄弟羞没脸皮。韩欢只得应了,给爹一个模棱两可的“尾巴”,选上只干一年,选不上听天由命。

韩沐臣在鸡鸣镇摆着新农村规划沙盘的会议室一筹莫展,回到韩家湾自家青砖红瓦的小院还是一筹莫展,吓得花狗夹着黑白相间的尾巴卧

在墙根儿,没了摇尾乞怜的殷勤;吓得爱显摆漂亮的芦花公鸡不敢跟母鸡打情骂俏,扑棱棱地蹿到院墙上俯视成群的“妻妾”。

韩沐臣蹲在树荫下,掐着在镇政府大街上买的廉价的冒牌“中华”,很不是滋味地抽到过滤嘴冒烟儿,气恨恨地将烟蒂甩出很远。镇党委书记找自己谈话,韩家湾的村委会主任“外出打工”半年,镇党委研究决定近期补选村长,让党支部书记韩沐臣推荐预备人选。党委书记很留情面,鸡鸣镇妇孺皆知韩家湾的村长,也就是韩沐臣的上门女婿黄二和,春节前揣着刚从镇政府领的给韩家湾种粮户的两万元补贴款,和镇上华清池洗浴中心的按摩小姐跑了。韩沐臣和闺女带着花狗深更半夜从韩家湾到鸡鸣镇找遍杳杳晃晃,也没找到黄二和的影子,回家翻箱倒柜折腾到天亮,才发现闺女的两个存折还在,可每个存折上只剩下一块钱。闺女想到镇派出所报案,让韩沐臣拦了,丑事抖落出去,跟往自己六十多岁的老脸上泼浓硫酸没什么两样儿,再也没脸在韩家湾嚼吧嚼吧地说嘴了。韩沐臣抠出老婆藏在箱子底的一万块钱,找自家最近的侄子韩长勤借了五千块,又跑到镇上的韩欢超市死乞白赖地管韩欢借了五千块,说好过年就还。韩欢公事公办地说出附加条件,从韩欢超市买两千块钱的办公用品或是招待县上镇上千部的烟哪酒啊。好歹韩沐臣在村民们到镇政府上访前,把国家的种粮补贴一分不差地发到村民手里,也就把女婿携款外逃的事摆平了。

镇党委书记前脚走,镇供电所长后脚到,堵着会议室门口跟韩沐臣摊牌:麦收前,天高县电力局派安全供电检查组逐乡逐村地检查,书面通知韩家湾村委会,限十五日内更换老化的电线,不能如期更换,到期停止供电。韩沐臣问了预算,镇供电所拿出一份工工整整的物料和人工费清单:人民币五万元。很简单,韩家湾按人头计算,一人摊一百块钱。眼下,中央不让村里收这费那费,国家不征农业税,倒贴给种粮户一亩地三十块钱的补助。土地承包给农民了,企业卖给农民了,村干部口袋也干净了。可是电网改造要花钱,机井改造要花钱,村路建设要花钱,村长还得找农民“摊派”,还是鸡毛出在鸡身上。韩沐臣以村支部书记兼代理村长的名份,找村民代表们商议。七嘴八舌地说道半天,有说按人头摊的,有说按用电量摊的,有说按用工用料摊的,说到老婆上炕铺被窝也没说出什么“决定”。韩沐臣没辙,又有女婿不做脸的臭底子,月底满村子转悠敛三十多名党员的党费都敛不齐全,没几家肯给面子出钱的。镇供电所要派人到韩家湾拉闸

断电,韩沐臣威胁镇长,说快收麦子,村里突然停电,惹恼了老百姓,一准到县委上访。这年头挺怪,声言聚众上访是吓唬当官的绝招,而且屡试不爽,没有哪个当官的不提心吊胆。镇供电所让韩沐臣在安全保证书上签字,还按了手印,他言之凿凿地发誓,说过了麦收筹钱施工。当时,韩沐臣指望镇党委书记和镇长麦收后陪着县委书记和县长到韩家湾,像电视新闻里一样把新农村规划的沙盘摆在河岸,抓住系着红绸子的铁锨,往顶上盖着红绸子的奠基石埋土。土地一卖,村里就有钱了,花起来也就活络,连自己女婿欠的债也能抵上。韩沐臣去找镇长,镇长吹胡子瞪牛眼,说那是“一把手”工程,叫他去找党委书记。韩沐臣去找党委书记,党委书记给他一个硬不起来的软托:择机开发!镇供电所发出最后“通牒”,限韩家湾十日内开始线网改造,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逾期给予停电处理。

韩沐臣想甩手不干了,夜不能寐,左思右想,真的辞去党支部书记的差事,替黄二和垫的那两万块钱就像肚子咕噜咕噜挤出没声响的屁,任什么也抓不着。

韩暮生没估摸错,韩沐臣跟镇党委书记推荐的韩家湾村长的后备人选的确是韩长勤。

韩长勤和韩欢同岁,个子比韩欢矮半头,腰肥比韩欢长半尺,腆着很圆润的啤酒肚走在鸡鸣镇大街,熟人见面都喊“韩老板”。韩长勤自我解嘲:头大脖子粗,不是老板就是伙夫。眉眼清秀的老婆高菊花却精瘦精瘦,坐着韩长勤开的枣红色的二手桑塔那去县城,偏爱穿一双尖细跟儿的高跟鞋,个儿高出韩长勤。韩沐臣的女婿搓麻将,给高菊花搓出一个典雅的外号:“高一条”。韩长勤和老婆经营一个不大的蛋鸡场,笼里养了五千只下高钙蛋的优种母鸡,即使算不上鸡鸣镇的“小资”,家中也够得上“小康”了。鸡鸣镇的饭店、商店都是韩长勤蛋鸡场的主顾,唯独韩欢超市不卖韩长勤蛋鸡场销路挺好的高钙鸡蛋。

这里面有个故事:不是韩欢不想卖,是韩长勤从中做梗,宁可开着桑塔那往县城送货,也不让高菊花和韩欢太近乎。韩长勤和韩欢考上高中,高菊花从高老庄小学升到鸡鸣镇中学读初中,读到初二,和韩欢糗在一块儿了。韩暮生苦省苦俭地供两个儿子上学,盼望有朝一日儿子考上大学光宗耀祖。等到高二期末考试,韩欢六门功课三门不及格,从前十名出溜到

倒数第三名。韩暮生找到校长盘根问底，校长委婉地说韩欢“情商”太高。读过初中的韩暮生没听明白师范大学毕业的校长说的“情商”是什么，逼着校长直白地告诉自己：韩欢把聪明都用在搞对象上，别指望考大学了。韩欢回家躲到奶奶的屋里偷偷地扒窗户往外张望，到天黑下来也没见爹的影子。韩欢娘哭天抹泪地跟婆婆念叨，韩欢爹一准去安觉寺出家了。三天后，韩欢和韩喜赶到云天山，爹正跪在随悟和尚跟前，泪流满面地苦苦央求随悟和尚，应许自己皈依佛门。韩欢拉扯着韩喜给爹跪下，也给随悟和尚跪下，掷地有声地在观音菩萨前磕头发誓：他考不上大学，外出打工挣钱也让韩喜考上大学。将来他要给爹娶一个大学生当儿媳妇，到时候娶不进家门，自己替爹到安觉寺当和尚。韩欢把爹说笑了，也把随悟和尚说笑了，随悟和尚说韩暮生凡心未了，进到佛门心也不得清静，还是回家修行去吧！当时，韩欢跟爹耍小聪明：等高菊花考上大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韩家当儿媳妇，把爹的嘴堵严实。没想到高菊花连鸡鸣镇中学非重点高中都没考上，初中毕业就回高老庄了。韩欢跑到深圳，三年春节没回家，他爹打电话说他奶奶病了，韩欢握着电话在那边哭，到底没说一个“回”字。高菊花想到深圳找韩欢，韩欢说自己给老板当“狗”，没脸见高菊花。高家托人到韩暮生家说媒，韩暮生冷言冷语：韩欢的学业都让高菊花搅了，儿子跑了，娶啥样丑的娶的也不稀罕高老庄的闺女。韩暮生惹恼高菊花，不到两个月，高菊花牵着韩长勤的手到镇政府领了结婚证，明媒正娶地坐着韩长勤雇的迎亲花车，和韩长勤拜了天地。高菊花狠狠地在韩暮生心头剜了一刀：我到韩家湾和观音菩萨一起瞧着韩欢，是娶大学生媳妇还是去安觉寺当和尚！韩欢接到韩喜的电话，急急忙忙回到韩家湾，给韩长勤道喜时捎给高菊花一句话：三年里头，韩欢让韩家湾的父老乡亲们喝喜酒！韩欢没食言，高菊花到鸡鸣镇卫生院生孩子那天，韩欢给韩长勤一张喜帖，上面镶着韩欢和李怡菁的婚纱照，套封里附有彩色复印的李怡菁的大学毕业证。韩暮生为这，到安觉寺烧了三炷一丈长的高香。他走在鸡鸣镇大街，儿媳妇李怡菁高声高韵地喊声“爹”，答应声连十里外的韩家湾都听得真真切切。

韩暮生从村南到村北去找韩沐臣，离老远看见韩沐臣推开了韩长勤家镶铜钉的大红漆院门。

【人在仕途】

韩沐臣趁韩长勤从鸡场回家吃晌午饭的空儿，想跟堂侄透透补选村长的事，没想到刚迈进院门，叫韩长勤的媳妇高菊花弄得红头涨脸。

“叔，不急，你老干什么大晌午跑来还账。找人说一下，叫长勤腾下工夫到你老家拿，晚一两天的也不长利息。”

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韩沐臣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穿着袒胸露背吊带裙的高菊花，心里暗骂：骚货！

圆圆胖胖的韩长勤给韩沐臣解围说，菊花，你又跟咱叔开什么玩笑？

高菊花眨眨眯得很细很长很黑的眼眉，撅着涂得很红很艳很亮的嘴唇，莞尔一笑说，我不是催账，是给叔提个醒儿，有了钱先还咱的再还别人的。是吧，叔，我说的在理不在理？

韩长勤没往屋里让韩沐臣，把矮木凳子递给韩沐臣，说，大树底下凉快，你老有事就说，我后晌往镇上送鸡蛋。

韩沐臣说，供电所动了真格的，过几天到村里停电，你的鸡场得有准备。

韩长勤说，没事。鸡场有柴油发电机，柴油也预备好了，停一个月半个月的碍事。

韩沐臣说，拖着终归不是长久的事，还得想办法筹钱。

韩长勤说，叔，上次村民代表开会我说过，按人头摊，按用电量摊，还是按线路远近摊，定了，我就带头交钱。

韩沐臣说，其实哪，钱也不是太多，过些天镇政府征用建新农村的土地，剩点儿地边地角的征用费也够改造线路的花销。你能不能先给垫上，卖了地连本带息还你。

高菊花插言，不行！这样的好事，你老找韩家湾的大户去，挤兑长勤干什么？

韩长勤说，该拿的钱我拿，不该拿的钱我一分钱也不拿。四川地震，我往镇政府捐款箱扔了两万块，没眨一下眼，是鸡鸣镇捐款最多的。韩欢呢，捐出三万块钱的东西，也就是把超市卖不出去存货打扫干净了，进价值不了两万块钱。上台披红戴花，韩欢倒站在前面，那是为国分忧？没人跟他小肚鸡肠的计较。

韩沐臣不急不慢地很沉稳地说，你们两口子别着急，我是征求征求你们两口子的意见，不同意就当你们叔没说。我当干部年头长，经了那多事，没

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担心真的停电,咱的鸡场受损失。还有一件事说给长勤先琢磨琢磨,镇里要韩家湾补选村长,和上次选举一样“海选”,村民选上谁是谁。我跟党委书记推荐长勤,一来我没儿子,长勤和我最近;二来县上镇上按月给村长发工资,虽然不多,但不是死钱。你们也许听说,只要有征地的事,建住房也好,盖工厂也好,甚至连国家征地修高速公路,村里就有钱花,村长就穷不了。你们两口子慢慢商量,想当村长的人不少,用报纸上的官话:机遇难得!你们吃饭吧,叔不耽误长勤去镇上送鸡蛋,但那是捡芝麻,别把砸脚面的西瓜踢给旁人。

韩长勤犹豫了,高菊花心动了,想拦住韩沐臣,请他喝杯刚从冰箱取出来的啤酒,但一让再让,老谋深算的任职将近二十年的韩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执意要走。韩长勤慌不迭地忙送韩沐臣到院外,直到韩沐臣回头说了三遍“回吧”,韩长勤还站在那儿发呆。

吃过晚饭,韩欢开着帕萨特回了韩家湾。他拎着大大小小的三四个塑料袋,有给娘的油盐酱醋,也有给爹去云天山路上吃的用的,想说服爹坐自己的车去,也想让随悟和尚开悟开悟爹,放着清福不享,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韩欢进院时摇头叹息:老不舍心,少不舍力。

韩暮生吃斋念佛,可他在家不供佛像不摆佛龕,害怕家里不洁净亵渎了神灵。随悟和尚跟韩暮生说,不少做买卖的老板,到安觉寺求自己给金的玉的木雕的佛像开光。问安放在什么地方,几乎都说摆在公司摆在店铺。他告诫来人:佛心性清静,置于嘈杂之所或是肮脏之地,亦是不恭不敬。韩暮生不给儿子找麻烦,特别信随悟和尚的名言:心外无佛。这不,韩暮生找出老伴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展展的居士布袋,明天起早上云天山进香。韩欢娘沏了一壶枣茶送到西屋,问了媳妇问孙子,又问了孙子问媳妇,怕韩暮生嫌唠叨,回东屋看电视连续剧《乾隆微服私访记》。从韩欢记事起,爹和娘很少睡在一间屋里,偶尔李怡菁带着孩子过年过节回来,爹睡在东屋的炕头,娘睡在东屋的炕梢,中间是两个横躺竖卧的孙子。李怡菁跟韩欢说笑话:爹和娘东屋一个西屋一个,炕头一个炕梢一个,你和韩喜是圣母玛利亚托梦生的?韩欢嘎坏嘎坏地一笑:没你那么浪!

西屋里,韩欢说,爹,我跟你老去云天山,也想拜拜观音菩萨。

韩暮生明白儿子的心思,喝口飘着枣香的茶说,你忙你的,还是那句

老话,能走着去你爹就走着去,走不动了就坐车去,坐车也去不了了,在家里念声“阿弥陀佛”。

韩欢说,你老别着急赶路,累了就住店,别怕破费。

韩暮生点头。

韩欢问,村里有动静吗?

韩暮生说,韩沐臣去了韩长勤家……

韩欢的手机响了,知道是媳妇李怡菁的,翻开手机盖儿说,我和爹说话哪,你催什么啊!什么,把手机给爹,儿子要跟爷爷说话。韩欢把手机递给他爹。

韩暮生笑呵呵地逗孙子。韩欢明白这是媳妇“查岗”,担心自己钻进高菊花的被窝。韩暮生叮嘱孙子听话,也没忘告诉儿媳妇韩欢一会儿就回去。他清楚让儿子当村长,儿媳妇明着不敢顶撞儿子,背地里也犯嘀咕,毕竟韩欢和高菊花有过那么一腿,怕藕断丝连。这年头风气越来越坏,不大的鸡鸣镇开了三家洗浴中心,男人进去找按摩小姐拿捏得舒舒坦坦的,至多花费十瓶啤酒的钱。韩欢也算鸡鸣镇的知名人物,镇长推荐他当政协委员,韩欢摇头,说至少让自己当县人大代表,在县长跟前也可以说:我投了你一票。手机断了,韩暮生把手机递给儿子说,韩欢,你别打退堂鼓,也打不得退堂鼓。说到底,你爹就是搭上卖房子卖地,也撑着你当一次村长,就这,爹那天说了,你自己琢磨去。

这回是韩欢点头了。

2

天没亮利索,韩暮生穿着老婆做的布底鞋,背着土黄色的居士布袋上路了。他年轻的时候,起五更出村,当天夜里赶到山上,睡在安觉寺挂单僧人住的客房,省下路上的盘缠,毫厘不差地捐给寺里。第二天随着寺里的晨钟暮鼓,跟在随悟和尚和僧人们后面念经诵佛,恭恭敬敬地听随悟和尚说法开释。第三天起早,拜过观音菩萨,拜过韦驮,拜过弥勒佛,拜过随悟和尚,然后下山,早晚赶回韩家湾自家的炕头睡。那年头韩沐臣是生产队长,韩暮生到生产队找他请假,不用写请假条,说去走亲戚,耽误一天工少记一天的工分。韩暮生明白佛家不打妄语的戒律,路上绕个小弯儿到表叔

表姑表姨表舅家,喝口水歇歇脚,一进一出,不用放屁的空儿。后来,鸡鸣镇人民公社的牌子换上鸡鸣镇人民政府的牌子,村里的土地承包给农民,生产队散了,韩暮生去云天山不用再跟韩沐臣说谎。那年上高中的韩欢和高菊花搞对象,韩暮生跑到安觉寺待了三天,韩家湾愣没一点儿声响。

韩暮生没见过他爹,到现在也说不清他爹是被谁打死的。日本鬼子投降,韩暮生的爹坐着青骡子拉的轿车去鸡鸣镇喝酒,回来晚了,半路让一伙蒙面大盗绑了票,放出声要三百块“袁大头”。当时,韩暮生的爹是鸡鸣镇地面出名的富户,家里有五六十亩好地,寡妇娘守着这么一个独苗儿子,叫四邻八乡的大闺女们羡慕不已,嫁到韩家享一辈子荣华富贵。韩暮生的寡妇奶奶和身怀六甲的儿媳妇商量,卖地也得赎回韩暮生他爹,急急忙忙找人卖地凑银子。“袁大头”攒够数了,镇公所的官差也到了,说韩暮生他爹从云天山土匪窝往外跑,越过八路军和国军对峙的封锁线,被一颗流弹把脑袋盖儿掀了。有人说是八路军打的,有人说是国军打的,也有人说是绑票的土匪打的。年老的寡妇和年轻的寡妇哭不活死人,把死的埋了,折腾得韩暮生他娘早产,生下不足月的韩暮生。两个寡妇下不得地,雇长工种庄稼护家院,日子一久倒落下不少闲话。土改时,韩家守寡的婆媳都戴上地主的帽子,还附加上一个“婆”的称谓。

本来,韩暮生叫“韩沐生”,和贫农的儿子韩沐臣同祖同宗,都在“沐”字上起名。上小学时,老师念学生的名字,当过贫农团副团长的韩沐臣他爹问老师,地主的崽子能和贫农的儿子摆在一个字上吗?老师很乖巧,跟韩沐臣他爹连比划带说,韩沐臣的“沐”是沐浴共产主义阳光雨露的“沐”,韩暮生的“暮”是太阳就要落山的“暮”,是遗腹子的“暮”。从那天起,韩暮生认的第一个字,不是一、二、三、四、五,而是暮生的“暮”。韩暮生到了说媳妇的年龄,他娘上蹿下跳托人说媒,人家一听是地主的儿子,没人愿意让闺女见天价陪着挨斗的“地主婆”。事有凑巧,韩暮生二十四那年,真有人上门给他说明媳妇,女的比韩暮生大三岁,唯一的缺憾是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落下痴痴呆呆的后遗症。韩暮生死命不从,他娘当着等着抱重孙的婆婆面给儿子跪下:我得对得起你爹!韩暮生不应也得应了,他跑到爹的坟上嚎啕大哭。成婚三天没沾韩欢娘的边儿。最后,是他娘让儿媳妇脱得光溜溜地钻进被窝,又逼着儿子脱得光溜溜地钻进儿媳妇的被窝……有了儿子,韩暮生没在下辈“长”字上起名,用了单字“欢”和“喜”。他最自信的

有一宗事：儿子保证是自己的种！

韩喜上网，替爹在《中国佛教寺庙大全》中搜索云天山安觉寺的名目，也用“人肉搜索”查找随悟和尚，竟然没发现安觉寺的字样，却发现有三三个叫“随悟”法号的僧尼，唯独没有云天山的随悟和尚。不管韩喜说什么，韩暮生笃信不已，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随悟和尚就是仙就是神就是佛。

韩暮生没急着赶路，天黑前在途经的大镇找了一家干干净净又便宜宜的小旅店住下，赶明个儿后晌从从容容地上山。韩欢给他往居士布袋塞了一千块钱，再三叮咛爹住好一点的宾馆，去好一点的饭店，开张税务局印制的发票回来，在超市报销，计入成本，冲抵税费。韩暮生舍不得破费，跟小旅店的老板娘讲明一宿二十块钱、晚上免费洗热水澡，才住下。临睡，外面有人敲门，韩暮生问是谁，回答是老板娘。女人问韩暮生走了一天路，要不要找小姐做做足疗，或是按摩。韩暮生经过这事儿，很坚定地回绝了，嘴里不出声地嘟囔：什么年头啊，再有定性的年轻人也经不住“小姐”缠磨呀！韩暮生躺在床上想，他不担心韩喜，他是党员又是县委干部，大小顶着一个副部长的官衔，出不得大格；倒担心韩欢，这小子去过深圳，见过花花绿绿的面，又财大气粗地敢在鸡鸣镇横着肩膀招摇过市，怕李怡菁拿捏不住儿子，也怕双胞胎的虎头虎脑的孙子被韩欢宠坏。

韩暮生看过韩欢买的不锈钢壳怀表，走上通云天山安觉寺的山口小路，正好是下午三点钟。韩暮生望见山边的公路上，停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他说不上是像儿子的帕萨特还是韩长勤的桑塔纳。云天山是太行山的余脉，不高，韩喜告诉爹一个准确的数：168米。吉祥，冲这个“一顺发”也是佛家吉地。韩暮生不用歇脚，气喘稍稍变粗的工夫，他已经顺着窄窄的石阶到了安觉寺并不雄伟的山门。韩暮生一怔，太阳还没落，山门却关得严严的，叫人觉得蹊跷。他迟迟疑疑地拍打山门，山门敞开一条缝儿，小和尚认出是韩暮生，轻轻地嘘一声，让韩暮生侧着身进去，又把山门关上顶好门杠。小和尚神秘秘地领韩暮生进到旁边的禅房，说随悟和尚正陪“大干部”拜观音菩萨。韩暮生好奇地问是谁，小和尚跟他摇头说“no”；问是不是天高县的，小和尚竟然又是一声“yes”。韩暮生笑了，自己的两个孙子跟当英语老师的儿媳妇学舌，很小就冲种地的爷爷奶奶喊：grandpa和grandma。

韩暮生掏出怀表看了又看,听了又听,怕表慢了停了。到快五点钟,随悟和尚才陪着两男一女路过禅房,走向山门的台阶。韩暮生眼睛一眨,睁大了又眯细了,看走在中间的男人眼熟,是谁呀?见过,自己怎么一时说不出名字。那男人上了山门台阶,转过身来双手合十,同随悟和尚道别,还很灿烂的太阳照亮那和善的脸,噫,是天天在天高县电视新闻中露头露面的县委书记。

暮鼓敲过,韩暮生问八十有五的随悟和尚,县委书记来求官?随悟和尚摇头;再问来求财?随悟和尚亦是摇头;又问是求民众平安?随悟和尚笑而颌首。韩暮生悟出道理:煤矿出事撤了省长,烟花爆炸撤了市长,大桥垮塌撤了县长,谁不想主政一方歌舞升平?他夜半更深度城地同随悟和尚促膝而谈,老和尚半是清醒半是睡状地吟出《无量寿经》中的话语:我建超世愿,心至无上道。斯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停了很长时间,韩暮生觉得随悟和尚睡着了,正想悄悄退出住持的禅房,随悟和尚轻咳一声,轻言细语地告诫韩暮生:欲望难尽,深修梵行。善谋进退,亦为睿智。

韩长勤从后面搂紧高菊花,厚厚实实的胸脯贴在高菊花光光滑滑的后背,一副急巴巴的样子。高菊花掰着韩长勤捂在胸罩上的手,甩出冷冰冰硬梆梆的话,一边儿去!

韩长勤没松手,嘴顶在高菊花的脖梗子嘟囔,我听你的。

高菊花没好气地说,你别唬弄傻娘们儿上炕,自己舒坦了,明个儿早上拍拍屁股装死猪,又往外挤那句没用的屁话:村长值几个鸡蛋!

韩长勤说,菊花,今天后晌儿叔到鸡场找我,说韩欢他爹跟人透话,韩欢想回村当村长。

高菊花说,你刚听说?

韩长勤说,怎么,你早知道这信儿?

高菊花说,吃醋!没人给你戴绿帽子,你倒自己抓住不松手了。

韩长勤两手插进高菊花的胸罩,疑疑惑惑地说,嘻嘻,韩欢鬼点子多,还有韩喜在上边给他撑腰……

高菊花不耐烦地说,你没一点儿男人的骨气,便宜不能都是韩暮生家的,皇帝的座儿还轮流着坐哪,村长跟走马灯似的换,轮也轮到你头上了。姐夫在城关镇那么个小村当村长,赶上房地产开发商想在那儿建楼,选在

连草都懒得长的盐碱低洼地。规划报上去，镇上批了，县上批了，征地补偿划到村委会的账户上。后来，开发商想把征地由道南移到道北，一百亩地还是一百亩地，道南不长草道北也不长草。人家跟姐夫商量，姐夫特侃快地拍拍胸脯定了。县里把规划报到市里又报到省里，一路没挡道儿的，开发商竟然给姐夫一百万元奖励，还让他跟着开发商的考察团去了一趟欧洲，开了一次洋荤。这胸罩就是姐夫从意大利买的，大姐太胖戴不了，我戴倒正合适。你呀，开个鸡场有什么出息，猴年马月赚到一百万哪！叔是被黄二和耍了，他要是不跑，叔连支书都想挂在黄二和名儿上。

韩长勤说，竞选得掏票子，可别竹篮子打水，落个响声挺大，解不得饥渴。

高菊花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问过大姐，她私底下跟我悄悄地说，那个小村三百多口人，姐夫当村长上下打点花了二十万块钱。上边说严厉打击贿选，就像抓贪官一样，你喊你的他贪他的，买选票的和卖选票的也像鸡场的鸡似的，打鸣儿的天天打鸣，下蛋的天天下蛋。

韩长勤心里嘀咕：财大气粗的韩欢真想当村长？

夫妻毕竟是夫妻，高菊花的后背贴在韩长勤的前胸，感觉到韩长勤的心跳，也猜得出韩长勤的忧虑，很有底气地劝慰丈夫说，你看不出来吗？不是韩欢想当村长，是他爹想让儿子当村长。他爹没戴过地主的帽子，可是他打小就天天看着戴地主婆帽子的奶奶挨斗，天天看着挂地主婆牌子的老娘挨斗。熬到今天不讲斗争了，只讲和谐了，他爹再念“阿弥陀佛”，也有他的小算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别担心，村里有叔做主，姐夫在县上走路挺宽，我再去镇上找找书记、镇长，花不了两千只雏鸡钱，一准选上村长。

韩长勤把老婆搂得喘不过气来，两手在高菊花奶子上揉捏，弄得高菊花尖叫，该死的，你替我把胸罩的挂钩解了！

韩欢想去摸摸鸡鸣镇党委书记的底牌，问问谁是韩家湾村长的后备人选。他在鸡鸣镇政府的大楼走惯了，看门的笑呵呵地抬手打个招呼，自己大摇大摆地推谁的门都碰着笑模样。男男女女的国家干部和不在干部名册的助理、协勤，都去韩欢超市买东西，他给当科长、股长、组长的一张VIP卡，不管买大件小件的，一律优惠。韩欢明白，定村长一级的干部，上

下都听党委书记的,用不着找镇长磨牙打哈哈。他走到挂着党委书记牌子的办公室门外,稍稍一顿,里面说得挺热闹,细听,听出是高菊花的尖声乍韵。韩欢怕过往的干部们打招呼,扭身进了党委书记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站在鸡鸣镇新农村建设沙盘前端详“地标”,清楚高菊花是替韩长勤游说来的。

韩欢坐在空空荡荡的会议室,掏出手机接通韩喜的电话说,你在哪儿?这几天没你的电话,爹又去了云天山,你知道吗?

韩喜说,知道。县委书记给宣传部一个重点调研课题,写一份《新时期农民思想道德状况的调研报告》。部长把任务派给我,让我带人到乡下调研,掌握一些新动向、新材料。

韩欢说,你刚当副部长,得摸着部长的“脉”,别再写什么“母系社会文化传统对现代婚姻家庭的影响”,没用,人现实一点儿没亏吃。书记喜欢什么你写什么,真也好假也好,书记说好就好。你得空儿常去部长家串串门儿,想捎什么送什么到超市去拿,或是买了东西到超市报销。

韩喜说,哎,部长的老婆挺各色,上次我带两条“中华”去部长家,部长没在,他老婆愣没给面子,又让我把两条烟拎回来。

韩欢说,装B,你给她两条“中华”没要,你要是给她两克拉的钻戒,她立马跟你私奔。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当面假惺惺地推说不要,你一走他就拆包装,看是真的假的,看值钱不值钱。人熟是一宝,脸生不行,谁都有软肋。这不,爹非让我竞选村长,又去安觉寺问随悟和尚是凶是吉。

韩喜说,哥,你怎么想的?

韩欢说,我跟爹说听天由命,选上选不上都无所谓,选上了凑和一年半载,还得顾着买卖,这是真的。没想到韩长勤叫高菊花撺掇的,要争村长的位子。村里海选,他上去我下来,爹的面子过不去,左右为难。眼下高菊花正在书记办公室,哦,外面有响动,是书记送高菊花下楼。看起来还得和韩长勤拼一拼,让爹了了心愿。不说了,你抓紧时间跟书记、镇长通个电话,不用说什么,也比高菊花甜哥哥蜜姐姐的说半日管用。挂了,问弟妹和侄女好。

韩欢不明白,韩喜怎么看上天高县工商局副局长的女儿,像是欠老婆账的上门女婿。最让他生气的是,韩喜的岳母当着韩喜的女儿夸巴韩喜:你爹是进城的第一代农民,怎么闻怎么有股子土腥味儿。韩欢心里想过却

跟李怡菁都没说过：假如韩喜当了县长，该先休了老婆。

韩暮生去了韩沐臣家。

半夜下起雨来，到天亮还是淅淅沥沥的没有停的样子，年岁大的庄稼汉们都起迟了。俗话说，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麦子收到囤里，秋庄稼耩到地里，没人在乎打雷下雨不晴天。

韩暮生吃过早饭，撑着印有“韩欢超市”字样的雨伞走出家门，暗自琢磨，到底是自己心诚，昨个儿从安觉寺回来，一路晴天晌日头，睡到一觉醒来听见窗外雨沫声响，很虔诚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韩沐臣家离韩暮生家不远，不撑伞也淋不湿脑袋。韩欢跟爹说过，这伞就是超市广告，买一千块钱的东西送一把“韩欢超市”的伞。从浙江厂家进一把伞才五块钱，比在县电视台打广告还省钱。韩暮生推开韩沐臣家虚掩的院门，韩沐臣的老伴出屋往里让韩暮生，盘腿坐在炕头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韩沐臣笑说，她叔，你不是去云天山了吗？山那边下雨没有？

韩暮生说，昨晚上回来的，天晴着哪。

三十年前，韩沐臣是韩家湾响当当的说了算数的民兵连长，韩暮生没资格当基干民兵，比韩暮生大两三年的韩沐臣管同宗兄弟直呼“小暮生”；二十年前，韩沐臣当了韩家湾的“一把手”，也算老成了许多，管儿大女大的韩暮生改口叫“暮生”；十年前，韩欢从深圳回来鼓捣买卖，韩喜大学毕业分到天高县工商局，韩沐臣再见到韩暮生指着自己的闺女，很亲近地省去韩暮生的名讳，用“她叔”代替。

韩沐臣明知故问，你有啥事？

韩暮生悠闲自在地说，没啥事儿，等会儿雨停了，到菜畦割把韭菜回家包饺子。下雨天打孩子——闲着的工夫，找你聊聊天。我也喜欢看《三国演义》，曹操、刘备、诸葛亮演得有形有样的，听韩喜说有人想重排，弄得花里胡哨的。

韩沐臣说，你没这闲心。

韩暮生说，听说镇里让咱补选村长？到底是怎么个选法？

韩沐臣说，鸡鸣镇有五个村补选村长，镇上派工作组直接抓，都听镇党委的。选法很简单，就是“海选”，选上谁是谁。

韩暮生嘬嘬牙花，你是党支部书记，是韩家湾的老干部，大事你拿得

最稳。你说谁上？

韩沐臣推挡说，她叔，这事我可拿不准，工作组也没透过底儿，“八”字还没一撇，你倒问一捺。听说韩喜当上副部长，有出息了，是天高县的一颗新星。韩欢的买卖也越做越大，要在县城开超市，没准儿老少爷们儿一哄，推韩欢当村长。

韩暮生没露声色地说，韩欢的铺面越来越大，顾不上当费神不讨好的村长。我听前房后院的人学说，镇上想让长勤当村长。

韩沐臣不傻，听得出韩暮生的弦外之音，坐在炕边的“地主崽子”未雨绸缪，想模仿诸葛亮下东吴探问孙权虚实。韩沐臣也对韩暮生不露声色地说，她叔，你不支持韩欢当村长，长勤他爹也不支持长勤当村长，一个鸡场够他忙活的。村长是赖汉子干不了，好汉子不愿干的差事，咱们都老了，也该歇歇心了。

电视剧播到片尾，响起浑厚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的主题歌。高菊花风风火火地推门而入，瞧见韩暮生坐在炕边，狠狠地瞪了一眼，对韩沐臣说，叔，镇供电所派人进村拉闸，你老快去瞧瞧，人家又要看韩家湾的笑话。

高菊花末后的话，是说给韩暮生听的。话音未落，咔嚓一响，《三国演义》主题歌断了，电视屏幕黑了，外面的雨又下大了。

3

鸡鸣镇党委派出的补选韩家洼村民委员会主任工作组进村召开村民大会，宣布韩沐臣为韩家洼补选村长领导小组组长。镇里派的工作组长是鸡鸣镇政府农业经济办公室的牛主任。“农经办”主任，实际是低于科长的股长，又嫌“股长”称谓太小，叫办公室“主任”就没大没小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可以设主席和总理办公室，鸡鸣镇当然也可以设同“股长”一样大的主任。只是韩欢跟农经办的牛主任开玩笑，简化成什么“办”不好，偏偏叫“农经办”，听起来怪牙疼的，像是男科医生说“浓精症”似的。

刚过麦收，地里的活不忙，可韩沐臣吆喝哑了嗓子，从村南跑到村北，从村北跑到村南，通知两点开会，到将近三点才凑了五六十人，而且老娘们儿占了天也占了地，倒像妇女大会特邀男性嘉宾出席。韩沐臣一到这时